

空險之謎

郭兵艺中篇小说集

KONGXIANZHIMI

蓝色幽默
安乐死
飞天
太平间轶事
打工女中校
空险之谜

GUOBINGYIZHONGPIANXIAOSHUJI

出版社

I 247.5
2242

●郭兵艺中篇小说集

空 險 之 謎



●华艺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第 124 号

空 险 之 谜

作者：郭兵艺

出版：华艺出版社

发行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二二〇七印刷厂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字数：243 千字

印张：11.5

版次：1994 年 5 月第一版

印次：199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5000 册

书号：ISBN 7-80039-006-3/I·405

定价：8.00 元

作者的话

跨过不惑之年，有个词就老和自己作伴了——四十而惑。

有时就想起过去的年代：满世界都是绿军装，“红海洋”和白色大字报，色彩干脆而单纯。那时的照相机里，只有黑白胶卷，但够用了。这种特殊的单纯中，我们很容易让自己感到聪明，获得自信。

忽然间，生活变成了一块调色板，每个人都成了笔，争先恐后在上面搅动，色彩乱了，丢了秩序，失了和谐。人的眼也花了，就感到只有闭上眼睛，才能偶尔分辨出某些色相。不仅如此，就连相机里更新换代后的彩色胶卷，也感到了力不从心。有的人便重新注意到黑白的魅力。照相馆亮出招牌：放大黑白肖像，一平米 600 元。很贵，生意却不错。部分人大概是为了赶时髦，但我觉得，这里的确透出某些聪明人的审美天赋：科学家说，所有色光合在一起会变成白光；画家说，所有颜色调在一起会变成黑色。可以说，黑白其实包含了最丰富的色彩。

古人说“四十而不惑”。老实讲，面对眼下色彩变幻得厉害的世界，我时时感到眩惑，总觉得在我们的生活旁边，这会儿一定有外星人或未来人在给我们拍黑白照片。于是，我仿佛作白日梦般地写了下面的故事。对于大多数人，这些故事会显得奇特和陌生。但我相信，只要读者对我的自信给予宽容，故事本身，您会喜欢的。

目 录

一、空险之谜·····	(1)
二、打工女中校 ·····	(54)
三、太平间轶事·····	(122)
四、飞天·····	(192)
五、安乐死·····	(252)
六、蓝色幽默·····	(300)

空 险 之 谜

“076 跳伞——”

喊出这首命令时，我知道，那架歼击机被判了死刑。2000米高度，400公里的时速往地上扎，它只能变成一堆废铁和大火。

一切都完了。命令已经变成电波，飞到了几万米外的天上。那会儿，坐在指挥台的皮转椅上，我就像进了地狱。

地狱的门是杨小舟给我打开的——

“汴州、汴州，076 双发停车，076 双发停车！”

076 是杨小舟的代号。对讲机里，他的男中音变了味，一点也不潇洒了。听到了他的报告，我觉得屁股下像裂开了一个大黑洞。

塔台里不用说，一下全安静了。

老天爷喜欢变脸，这我清楚。每次坐进塔台，对付特殊情况的处置方案全都滚瓜烂熟，神经绷得像琴弦。尽管这样，有几个词只要从对讲机冒出来，我就晓得，恶梦开始了，而且十有八九会变成真的。

“双发停车”，就是这几个词中的一个。它是指飞机的两

台发动机全都熄了火。汽车也熄火，但它可以停下来修理，或者让车拖走，飞机不行，天上找不到停车场。所以，准确点比喻，有点像大夫在讲“心脏停跳”。你唯一的指望，是大夫妙手回春，让出了毛病的心脏重新活过来。

我捏紧话筒，胳膊肘撑在计划板上，让自己别慌神。玻璃窗外，4号空域方向蓝蓝的，没风，几朵白云亮得晃眼，静静浮在那里，像什么事也没有。可是，杨小舟正在那里作生死搏斗。

“076 沉住气。高度？油量？转速？”

我的声音很冷静。至少让杨小舟听起来会这样想。眼下，我没办法给他更实际的帮助。

在天上，飞行员真正能依靠的，只有自己。杨小舟飞行技术不大好，平时又爱炫耀，我真怕他昏头昏脑，乱来一气，有机会也抓不住。这种担心逼我不得不做最坏打算。

当时，天上还有另外3架飞机。我让他们原地盘旋，保持无线电静默。两架滑上跑道要升空的，也让他们滑回机坪，给076腾出跑道。塔台里其他人也都做好应急准备。

情况很糟。唯一让我还抱点希望的是，“双发停车”时，杨小舟的高度还行，有9000米。

我让他马上改出跃升，进入平飞，把握好飞机状态。然后，让他进行第一次空中开车。

干这行的都有数，空中开车程序不算复杂：先把左手的油门放到慢车位置，等两三秒钟，打开空中点火电门。红色信号灯一亮，就按下秒表记时，同时检查发动机转速和温度，看40秒钟内转速能不能达到规定。如果运气好，转速表的指针很快就会跑到正常位置。这时候，你就可以关上点火电门，

停半秒一秒的，再把油门推足，高高兴兴骂它句龟儿子了。

从理论上讲，这个高度上，杨小舟有4次机会。只要成功一次，他就能逃回来喝啤酒。

遗憾得很，这只是理论，而杨小舟是活人，老天爷也不是死的。从过去的统计数字看，“双发停车”后，人机同时安全回来的比例很低。因此，教科书倒是很体贴地说了一句：“飞机高度降至2000米，‘双发’开车均未成功，应跳伞。”

就因为最后这句，我才有了点底气，在节骨眼上喊了那句“076跳伞！”

躲不掉的事情，你只有硬着头皮上。那会儿，我脑袋瓜还算清醒，甚至瞟了一眼手里的话筒。话筒上有根蛇一样的黑色连接线，通到后面的机房。那里，有台录音机在转，放个屁它都会不走样地录下来。事后，上级事故检查组会取出磁带，反复挑毛病。回想一下，我刚才没什么大错，但还是心虚。面对那些审判的耳朵，你没法自在。你会像戏台上演砸的小丑，不管怎么说，一架上百万元的飞机，是在你指挥时摔的。

不过，这些我都不在乎了。那会儿，我最大愿望是杨小舟能安全跳出来。尤其是，跳伞前要给飞机找一个好墓地：荒山、水库、沙滩、峭壁全行。千万别一头砸进城里那些漂亮的楼房，或者人欢马叫的小村庄……

我实在背时，没想到的是，在我下令跳伞后，杨小舟的反应更吓人。他好像让我进地狱还不够，还要让我进到第十八层。

“我不——”

这就是他的答复。后来，联络中断了。

逃走是不可能的。我只好一遍又一遍呼叫杨小舟的代号。没用。嗓子都快哑了，声音传到天上，像只蚊子叫，没一点回音。

我实在搞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这么干……当然，毁了一架飞机，谁都不好受。可这是机械故障，没你杨小舟的责任。何况，我又让你跳伞了。想逞能？这是逞能的时候吗……有一点我是清楚的——杨小舟也清楚——200米，是一条死亡线！

这种飞机没安装零高度跳伞装置。200米，是跳伞要求的最低安全高度。而那架飞机已经失去动力，一旦失速，就会像块铁疙瘩，猛向地上栽……他中了什么邪！

火光、爆炸声、四处飞溅的碎片、烧焦的尸体……这种画面怎么也甩不掉。

混蛋！龟儿子！我就恨骂人的话太少。杨小舟给我惹过不少麻烦，我也骂过他好多回，可我从来没真恨过他。这会儿，我咬牙切齿。

这蠢家伙不仅毁了自己，还要害人！

塔台里，一会儿安静，一会儿骚动不宁。没人大声说话。谁都晓得，天塌下来，有大个儿顶着。我是团长，今天又正好当指挥。不用转身，我的背上就能感觉到大家的同情和怜悯。

天，还那么亮晃晃；几朵白云，还那么一动不动悬在那里，怪里怪气的。我心里一紧。我忽然觉得，天的背后好像还有一双眼睛，在不怀好意地盯着我。也许，它把天当作一盘棋，那几堆白云，是它摆下的几粒棋子？它把杨小舟看成了我的棋子，恶狠狠地想吃掉他。它躲在天的后面，我看不见。我输定了。

桌上的计划板提醒我，天上还有其他几架，得让他们结束盘旋，赶紧回来。

我没有马上下令。不知为什么，内心里，我还不肯死心，还想有什么奇迹……

对讲机，还是没有杨小舟的声响。桌上，时钟嘀嘀嗒嗒，像一首没完没了的哀乐。

已经晚了……算了。

我按下话筒按钮，叫出另外几架的代号，打算让他们立即返航。

可是，我一下愣住了。我觉得耳朵可能出了毛病。对讲机里，杨小舟那梦一样的男中音又出来了——

“汴州，汴州，我没死！哈哈，076 点火成功！”

我抬起头。太阳很亮，苍穹里，一片神秘的蓝光。那几个白棋子冷冰冰地盯着我。没见到飞机的影子，也没马达响。我一时间搞不清刚才是不是幻觉？这时，我听见背后一阵欢呼声，这是真的！

我回过神来，按下了对话按钮……

二

真像是梦。杨小舟回来了！而且，还迫降到了本场！

我把话筒塞给副指挥，冲下塔台。钻进吉普车。

“快，着陆线！”我对司机说。

滑行道的水泥地面上，横着一大片水洼，亮闪闪，不停地波动。远处的救火车、救护车全泡在水里。穿蓝工作服的地勤兵像群蛙人，在水里跑来跑去。这当然不是真的水洼。这

种错觉是热气和阳光玩的把戏。假归假，看上去又像真的。它像在和你逗着玩，吉普车往前走多快，它就退多快。

着陆线上，跑道和滑行道相连的地方，杨小舟那架飞机闪着银光。懒洋洋浮在水洼上，猛一看，像头搁浅的大白鲨。

我让吉普车直接开到飞机跟前。有个地勤兵手脚利索，踩着机翼爬上飞机，掀开座舱盖后，探着脑向里张望。奇怪的是，座舱里没动静。

我知道事情不妙。车没停稳，就跳下去，仰脖子大喊：

“杨小舟，快出来，快点！”

还是没响动。有个地勤兵拖来舷梯，架在舱口。我把他推开，几步抢上去。

果然有事。座舱里，杨小舟趴着身子，头盔撞在仪表板上，一动不动。他昏迷了！

“救护车，快，抬出来。”我回头冲下面嚷了一句。

几个白大褂匆匆跑来。机翼上那个地勤兵也爬了过来。等我把手扶正，手插进他胳膊窝的时候，我觉得手被夹了一下，然后被甩开了。

“嘻嘻，痒痒！”杨小舟慢慢睁开眼睛，眨了眨，傻愣愣瞅着我：“团长，我这不是做梦吧？”

“你小子快出来！”我高兴得身上发颤，朝他头盔上砸了一拳，“别装神弄鬼！”

“是。”他咧嘴一笑，露出两排晶亮的白牙。

我抬着他下巴，认真瞅了瞅，相信没有脑震荡之类的问题后，帮他解开伞带，下了舷梯。

踩上硬梆梆的混凝土跑道后，我的神经全都松软了。我吸了口长气，抬起头，吹到天上，我看见了怪事。蓝蓝的天

上，刚才还在的那几颗白棋子不见了。

它收回了残局。我赢得了。老实讲，是杨小舟赢了。

还是这块蓝天。这会儿，它温柔得像个听话的小女孩。

好半天，座舱里才露出杨小舟那张讨人喜欢的脸。几分钟前，我还恨不得从这脸上咬下他的鼻子。想到这点，我暗自一笑。杨小舟曾经说过，他是团里的美男子。这不全是吹牛。“八一飞行表演大队”来团里挑过飞行员。他们是空军的脸面，讲究长相。那位大队长就格外注意过杨小舟。不过，考虑到杨小舟的技术状况，我还是让他们打消了念头。说心里话，我对这张脸也暗暗嫉妒过。我不埋怨父母，但我从不喜欢照镜子。现在当然无所谓了。尤其是我还发现，一些脸蛋像回事的，飞得并不漂亮。过去我对杨小舟的担心，这也是原因之一。

杨小舟好歹从座舱站起来了，可他并不着急下来。他摘下飞行头盔。夹在胳膊下，露出刺猬一样硬茬茬的小平头。他的脑袋慢慢转动，微笑着俯视下面的人群。扶在舱沿上的右手也没闲着，食指和中指不停地敲打着某种节奏，也许是他心里头的小军鼓。那架势，比美国总统钻出“空军一号”座机还神气。他平时就爱这调调。要在以往，我早就轰他下来了。今天情况特殊，我打心眼里乐意让他把瘾过足。

下面美中不足，没有记者和闪光灯。不过，有一群感激得不行的地勤兵。飞机在天上出了机械故障，机务人员自然难脱干系。杨小舟算帮了大忙。这会儿，他们拼命用掌声捧场。尤其是舷梯前的刘大队长，巴掌拍得最猛。不用说，飞机真摔了，他这机务大队长日子会格外难熬。从他脸上神情看，这阵子他大概和我差不多，也有一种终于逃离地狱的感

觉。

杨小舟接见完毕，跨出了座舱。现成的舷梯他不用，偏要蹦到机翼上。看来他对自己的腿劲估计过高，落地时，屁股墩到了地上。航医和刘大队长去扶，被他甩开。

“别急，我先处理一下。”杨小舟坐在地上，脱下一只飞行靴，左右瞅了一下，将靴子倒扣过来。一股细小的水流冲出靴帮，散开一股难闻的气味。

按规定，不管冬天夏天，飞行时都得穿这种高腰飞行靴。为的是一旦跳伞，可以保护脚关节。老秦从塔台方向赶来时，杨小舟正好在倒第二只靴子。没有风，太阳一晒，味儿格外浓。谁也不喜欢闻这味，可是看到地上一大滩水渍，这些人大概有些感触，没谁捂鼻子。

“乖乖，这么多汗！”一个地勤兵耸耸鼻子，“咱们可以办香精厂了！”

“行啊。”杨小舟扬起一只脚丫子，“原材料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绝，咱免费赠送。”

屁多、脚臭，飞行员这一特长，跟谁都敢比。杨小舟的话引起一阵笑。

老秦是杨小舟的大队长，这时他站在后面开了腔：“这是吓的尿吧？”

听到这声浙江口音的粗嗓门，杨小舟的脸色变得有点难看了。我心里也一咯噔。这两人平时不太对付。实际上，杨小舟分到三大队参加第一次飞行时，老秦就开始讨厌他了。

那次飞单机穿云，老秦担任塔台指挥，杨小舟滑到起飞线后，不知哪根神经一动，要求“加力”起飞。老秦以为听错了，让对方再说一遍。

“076 请求‘加力’起飞。”杨小舟又说了一遍。

正常状态下起飞，发动机推力只有一千多公斤。飞机逐渐加速到离陆速度后，就会以 8.5 度的小角度滑进天空。杨小舟要求的“加力”，是在起飞中突然加大油门，让推力猛增将近一倍。这样，飞机就会缩短滑跑距离，以 45 度仰角冲向天空。这当然壮观得多。可是，这有专门的训练科目。老秦没有满足杨小舟的要求。

“混蛋。”老秦蹦出一个新的指挥术语，“少给我卖弄，老实飞。”……

这之后，杨小舟并没接受教训，在大队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考虑到老秦不爱拐弯的脾气，前不久我还想过，可能得给杨小舟换个大队。所以，现在突然听到老秦冒出这么一句，我又担心了。

杨小舟不肯买老秦的账，冷着脸斜瞟一眼，准备发作。可是，他马上改变了态度。他看到的是一副笑脸。这种笑在老秦脸上是比较希罕的。杨小舟脑瓜不笨，也笑了，还顺手在裤裆里摸了一下。

“哎哟……真的！”

杨小舟的裤裆也湿了。不过谁都看得出，那是汗。

“你小子行，今天露了一鼻子。”老秦拽起杨小舟，拍拍他的肩膀，声音温和得像个体贴的大嫂，“先回去休息吧。”

“好咧。”杨小舟变得很乖。临走，他冲我挤了下眼，像还有话说，又不想破坏和大队长的这种蜜月状态。

他还是没忍住。走出十几米，他和老秦嘀咕了两句，又回转身，拎着飞行靴，光着袜子走过来。

“怎么啦？”我问。

他规规矩矩来个立正，倾过身子，小声问：“团长，这回得来个功吧？”说完，他好像有点害羞地伸出两根指头，“这个数，怎么样？”

那模样实在滑稽，我忍不住了，喉咙里冲出一串笑。他有点莫名其妙。我按着他一只耳朵，让他转过身体。

“没门。”我说。

他这才乐颠颠走了。

飞机没损坏。不过，半截身子冲进了草地，前起落架陷进泥里。瞅着这架劫后余生的歼击机，我不知该如何感激杨小舟的莽撞。要有权，我愿意让他从头到脚都挂满奖章。

一群机务兵喊着号子推了一阵，飞机推不动，便调来一辆重型牵引车。套上牵引杆后，飞机被拖走了。

天上响起马达声。不一会儿，那三架飞机也都落了地。我跑到一架刚下来的飞机上，利用座舱的无线电告诉塔台副指挥：今天见好就收，剩下的别飞了。

下飞机后我发现，救护车还停在几十米外草地上。杨小舟没上车，比比划划，在吹乎什么。阳光和气流在这几十米之间又造了一片水洼。杨小舟和周围几个人泡在水里，大概发觉我在望他，杨小舟朝我扬扬手，远远地从水洼上漂过来一句话：

“团长——别忘了！”

我挥挥手，示意快走。一个白大褂从救护车上伸出手，抓住杨小舟胳膊。航医从后面推了一把。将杨小舟从水里捞上去后，救护车开走了。

远处，塔台打出一个红色信号弹。

收场了。

我静静站在草地上。脚下，一丛小黄花在微风里轻轻摆动。这些不会说话的东西好像也在替我高兴。一场灾难，变成一个英雄故事。信号弹一落，就像给这个故事打了个圆满的句号。不是谁都有这份运气的。

我弯腰摘了朵小花，心里涌起一种感激之情。感激的对象又好像并不仅仅是杨小舟。我把小黄花放到鼻子下闻闻，还亲了一口，我赶紧扭头望了望，没人发现我的动作。

当时，我哪会想到，这个故事其实才刚刚起头。而且，还有那么一个奇特的结尾。

三

事情的逆转，是从机务大队长那声不同寻常的“报告”开始的。

当时是晚上八点多。我回到家，冲了淋浴，舒舒服服在客厅沙发上吸烟。电视里，在播放美国小影星秀兰·邓波儿主演的《小海员》，妻子和女儿看得津津有味。我看着电视，心思还在白天的事情上。

从机场回来后，团里几位领导碰了一下，都同意给杨小舟报二等功。我琢磨着明天怎么汇报。师里这两年飞行安全形势不太好，这件事会让他们高兴的。

这时候，有人敲门。

刘大队长站在门外。开门后，他没有马上进来，冷着脸，很认真地喊了声报告。

我们是四川老乡，他晚入伍几年。平时，两家的大人孩子常来往。工作之外，我们处得也很随便，我有点纳闷。感

到他脸上有种令人不安的压抑情绪。

进客厅的时候，他迟疑了一下，沙发上坐定后，妻子忙着给他沏茶。孩子看得正上瘾，扭头喊了声刘叔叔，又继续看电视，妻子端茶过来，也发觉他气色不对，疑惑地瞅了我一眼。

今天机场发生的事情，全团都很高兴。空勤灶还加了餐，喝了点啤酒。当然，机务大队有点不同。我在机场说过刘大队长几句。某种程度上讲，飞行员的生命捏在机务手里。不认真检查维护飞机，等于拿飞行员生命当儿戏，话不多，重得很。当时，他知道理亏，头点得像鸡啄米。其实我也清楚。他这官不好当。可谁让他是头儿呢。我只有拿他这个环节干部是问。我猜想，他可能还在这种沮丧的情绪里拔不出来。

“来，尝尝。”我给他揭开杯盖，“战友刚寄来的，安徽的‘毛峰’。”

他点点头，朝旁边瞥了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我明白自己的粗心。“这儿太吵，里边谈吧。”我端上茶杯，把他请到里屋。

很快我就知道，我猜错了。

“团长，我带来了坏消息。”

“噢，”我稍稍有点吃惊，“什么坏消息？”

“检查结果出来了。”他望着我。目光很冷。

我平静地问道：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“什么没问题？”

“飞机——飞机没有任何问题！”

我这一惊吃得不小。